



译文纪实

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
REVISITED

Jessica Mitford
[英]杰西卡·米特福德 著
李雪顺 译

美国
式
死
亡

(修订版)

“你死得起吗？”

尖锐、幽默、销魂入骨
“扒粪”新闻运动代表作
直击现代殡葬业乱象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英] 杰西卡·米特福德 著

」 李雪顺 译

美国式死亡

「 上海译文出版社

Jessica Mitford

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 REVISITED

copyright © 1998 by The Estate of Jessica Mitford

copyright © 1963, 1978 by Jessica Mit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20-8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式死亡 / (英) 杰西卡·米特福德

(Jessica Mitford) 著; 李雪顺译. —修订本. —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9

(译文纪实)

书名原文: 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 REVISITED

ISBN 978-7-5327-8951-1

I. ①美… II. ①杰… ②李…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06240 号

美国式死亡(修订版)

[英]杰西卡·米特福德 著 李雪顺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邵旻 观止堂_未氓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2022 年 9 月第 1 版 202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8951-1/I·5553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404766

▶ 作者

杰西卡·米特福德 | Jessica Mitford
(1917—1996)

英国出生的著名作家、记者，以其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深入调查和批判闻名。1963年，她的第二本著作《美国式死亡》出版，凭借对于美国殡葬业无情而深入的揭露，成为当年的畅销书。米特福德之后有关美国监狱产业、新生儿护理产业以及民权运动的作品，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译文纪实

2022年新书目录 (21种)

真实罪案

《东京罪恶》
《人体交易》
《刑事辩护人》
《捏造》
《谎报》
《被抹去的一家》
《致命爱人》
《坐在我对面的杀手》

日本现场观察

《东大女子》
《失智失踪》
《三十不立》
《手机废人》

人物

《我的两个祖国》
《香奈儿》

历史

《宪法里的生意经》
《堆芯熔毁》
《造假的科学家》

散文

《寻味东西》
《这一年吃些什么好?》

自然与人

《伴生》

看不见的美国

《美国式死亡》(修订版)



上海译文社科公众号

“非虚构时间”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官方公众号

获取完整书目及更多信息

责任编辑 张吉人

装帧设计 邵昱 观止堂_未氓



译文纪实

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 REVISITED

Jessica Mitford

献给继承了殡葬业鞭挞者衣钵的凯伦·莱昂纳德、
丽莎·卡尔森和亨利·瓦西里耶夫斯基神父。

编辑的话

1995年初，在一次愉快共进的午餐上，我和杰西卡·米特福德——与她相识的每一个人都以“德卡”相称——达成一致，着手对其经典之作《美国式死亡》更新修订。（正如她在本书引言部分所述，我们自1960年代初起便为此书共同努力，并自此维系至交之情，先后历经多家出版机构，及至我们的工作关系画上句号。）自1963年首版问世以来，殡葬业改变良多，而向好者寥寥无几。修订计划，是保留原书中仍然适用的内容，同时按需增加新的章节，如有关蒂布龙会议的新闻报道（“不是售卖”）、新兴国际殡葬业巨头的调查报告（“死者地球村”），以及在主要因应本书首版而出现的新的立法过程中，联邦贸易委员会多次失职的相关介绍。不再具有相关性的某些内容，如关于葬礼用花这个章节（“邮局的威胁”）的大部分文字被删去，尽管我猜想，戴安娜王妃死后的大量献花活动本有可能引发人们重新评论此事。当然，特别是与价格相关的诸多更新显得十分必要。

1996年，在出人意料地（且令人悲悯地仓促）因癌症去世之前，德卡已经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包括上述各章，引言和最后一章“对死者的新希望”。其余部分由三人完成。首屈一指的，是她那位聪颖的研究及调查助手凯伦·莱昂纳德——她承担的责任与日俱

增，实际上很快便一头扎进了殡葬改革运动。第二位关键人物是丽莎·卡尔森——她也许是那场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为本书做出了诸多慷慨贡献，而她在阐述预付费殡葬业固有的复杂现实和种种陷阱的倒数第二章，即“马上付钱——死得更穷”中提供的大量帮助尤为重要。最后一个是德卡的丈夫罗伯特·特鲁哈福特。在她离世之前，这位赫赫有名的劳工和民权律师，且在她的多本著作中曾并肩努力的人做出承诺：放下自己的事业，坚守至本书完成。他做得大义凛然。

几乎直至最后一个星期，德卡还醉心于这项工作，接连给我和其他同事发送传真，兴高采烈地挞伐这个行业里越来越肆无忌惮抑或虚情假意的各种胡作非为。踏上征途的她可能有些无情——甚至冷酷，但她从未停止过嘲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式死亡》不仅在1963年被当作必要的匡正读物大受欢迎，至今仍深受喜爱。并且，今天读来依然朗朗上口。

恰逢《美国式死亡》初版问世三十五年之际，其修订版得以付梓。不幸的是，一如过去，这本匡正读物仍然不可或缺。幸运的是，它正被付诸实践。

罗伯特·戈特利布

前言

（作为美国殡葬业长久以来的批评者）通常在此应该说的是：“我当然无意提及遵守道义的绝大多数殡葬业者。”但遵守道义的绝大多数殡葬业者确实就是本书的描述对象。所谓遵守“道义”，仅指坚守各种现行的道德准则，就此处而言，它们均由殡葬业者出于自身目的，形成于若干年内。在我看来，与声誉不佳的同行（他们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丑人物，可见诸任何行业）相比，真正遵从使命准则的殡葬业者所持有的观点显得更加重要。尽管不时地大量出现（如殡葬业者滥用验尸官办公室的名义招揽生意，医院员工私收贿赂而“引导”事件走向，非法重复使用棺材，在福利事件中采用欺诈性重复收费等），但丑闻并不是这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就不是本书的主要话题。

美国现代殡葬业的批评者通常持有的另一个观点是，如果说殡葬事务中存在过度现象，公众本身往往难辞其咎。基于现有证据，我并未发现公众存在任何过错。及至最近，受到责怪的他们才把自己的遭遇摆上了桌面。

我并未涵盖各种非典型葬礼：如某些印第安部落至今仍在实行的怪异死亡习俗，赋予吉卜赛国王和王后的某些礼仪，流行于新奥尔良

市的爵士乐葬礼，以及盛行于 1930 年代且现在仍不时出现的大排场电影葬礼和黑帮葬礼。尽管它们同样令人好奇，但我不无遗憾地略去了上述旁支，为的是照顾中间主干，也就是“普通”而“常见”的美国人葬礼习俗，而确定无疑的是，其神秘性绝不亚于源自古代民俗或现代变体的任何一种习俗惯例。

引言

让我们追溯一下本书的缘起：1950年代中期至晚期，我丈夫鲍勃·特鲁哈福特因为殡葬话题而怒火中烧。身为劳工律师的他，是多家劳工联合会的代理人。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逐渐发现一个现象：工会家庭的顶梁柱去世后，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死亡补助金——通常需要经过艰难斗争，且意在助艰难为生的配偶和孩子们一臂之力——往往落入殡葬师的腰包。“这些人似乎非常清楚，一个仓管工人能拿到多少，一个办公室文员能拿到多少，”他抱怨说，“然后据此设定葬礼价格。”

鲍勃的解决思路，是组织一个非营利团体，通过与当地殡葬师签订协议的方式，以市面通行价格的零头，为自己的会员获取简朴而平价的殡葬服务。湾区殡葬协会（BAFS）由此诞生，会员的大头是唯一神教派教徒、合作社员工、大学教授和其他饱学之士。我抱歉地承认，我揶揄过这些良民百姓，不但称他们是恋尸癖，还取笑过他们的预约等死计划。为什么会选这些令人生厌的殡葬师？我问鲍勃。制药业、汽车业、地主对我们的盘剥难道不是十倍还多吗？

读了他带回家的几本商业杂志后，我发现了关键所在。光是杂志的名称就很吸引眼球：《棺材与向阳》《殡葬管理》，以及令我爱不释

手的那本《概念：陵园创意》杂志。一旦入迷，我就将其作为必读书目，而它们也展示了一个我不曾知晓的多彩世界：“未来牌寿材，尽显未来潮流……”“货真价实伴侣墓穴，夫妻得以永世相伴……”看过一则名为“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实用殡葬鞋袜公司”的广告后，我提出了索取样品的要求，结果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有那双“来世合脚牌浅口便鞋”。说明书写道，这种浅口便鞋历经两年研究，专为有大量尸斑的死者双脚设计。之所以取名“来世合脚牌”，是因为鞋背和鞋尖部位都有鞋带，且鞋底呈下斜状态。（不幸的是，我上高中的儿子本吉穿着它在屋子里走上几圈后，一双鞋就完全散架了。）

湾区殡葬协会，以及赞同回归简朴殡葬的神职人员和其他人士，遭到该行业多本刊物连篇累牍的批驳，因此鲍勃建议我以湾区殡葬协会为题写一篇驳文。我依言而行，写了一篇名为《圣彼得，你不是在呼唤我吗？》的文章，但遭到所有重要期刊的拒稿，理由是话题过于倒人胃口。

文章最终刊登在1958年11月出版的《前哨》（*Frontier*）杂志上，这家寂寂无名的自由月刊位于洛杉矶，发行量2000本。

在鲍勃的鼓动下，殡葬协会订购了10000本杂志，广为散发。立竿见影，我受邀参加卡斯帕·温伯格主持的每周电视节目《湾区人物》，代表湾区殡葬协会展开一场辩论，与我和一个唯一神教派牧师对阵的是两位殡葬业者。事实证明，这两个对手不但非常激进，而且十分滑稽。

形势发展迅猛。《旧金山纪事报》的电视专栏作者特伦·奥弗莱厄蒂报道说，受本节目影响，他所在专栏收到的邮件已超过自《坏

种》(The Bad Seed)在当地一所初级中学播放以来的任何一次公共事件。《星期六晚邮报》的专职作者鲁尔·唐莱在读过奥弗莱厄蒂的专栏文章后,认为殡葬协会对于《晚邮报》来说是个很好的话题。1961年6月,他那篇名为《你死得起吗?》的文章正式出炉。尽管我在殡葬协会是个默默被动的角色,但唐莱把我描述成“一位来自奥克兰的家庭妇女,带领着一支具有反叛精神的突击队,旨在打垮一个个殡葬师或‘棺材大亨’,并颠覆高昂的死亡成本”。

公众的反应完全出人意料。《晚邮报》编辑报道说,涉及唐莱文章的邮件数超过了该刊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篇文章,因此他认为该文章“似已触及敏感神经”。鲍勃接到奥克兰邮政局长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这里有数百封信件,收件信息很简单,只有‘奥克兰市,杰西卡·特鲁哈福特收’,没写街道,也没写门牌号。”(信件都送了过来,其中一个信封上的提示语非常直白:“奥克兰市,平价殡葬公司,杰西卡·特鲁哈福特收。”)

这一摞摞信件表明,公众对该话题有足够的兴趣,由此足以保证能写一本书吗?我给鲁尔·唐莱写了封信,鼓动他把自己的文章扩展成一本书。他回信说,其他任务令他相当繁忙。“干吗不自己写呢?”他向我建议道。

我和鲍勃就可行性做了一番讨论。我说,我可以考虑,除非他愿意帮忙并全职与我合作。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书稿写到半途,除了写作过程中(至少以我的经验来看)难免出现的常见困难外,一场重大危机眼看就要让我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从一开始,我就同1960年帮我出版第一部著作《爱人与叛逆者》(在

美国的书名是《女儿与叛逆者》)的两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它们分别是英国的维克多·高兰茨和美国的霍顿·米夫林,与我的关系都相当友好。两家公司对这本殡葬著作的梗概和第一章内容一直都很满意。后来,我给它们寄去了更多章节,其中包含对殡葬师在内室活动的详细描述。所谓内室,也就是遗体防腐处理间,严禁普通公众尤其是死者家属进入。我在整段描述时,采用了验尸术语(见第五章“殡葬服务的故事”),希望这个公认的反胃话题带上一点冷幽默。

令我极度沮丧的是,维克多·高兰茨和霍顿·米夫林公司的编辑一致要求我删掉这一段。

霍顿·米夫林指出:“我们认为,你对遗体防腐处理的描写过于冗长,而且细节的阴气太重,这会让书很难卖的。”维克多·高兰茨说:“是这样的,这个玩笑肯定开过头了。我想不出有哪个出版商会需要这样的内容。”

这个消息击倒了我。因为遗体防腐处理几乎是所有美国人的最后归宿,也是殡葬业的经济基础,同时因为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独具美国特色,所以完全无法想象可以删掉这部分描述。我们考虑过就此打住,并将书稿复制后供私下传阅。就在这时,我那位头脑灵光的代理人肯狄达·多纳迪奥介入。她找到了西蒙·舒斯特公司的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

从那以后,一帆风顺。三十多岁的戈特利布是出版界的一位奇才,十分喜欢遗体防腐处理这一章,并为整本书贡献良多。

距离《美国式死亡》出版还有几个月时,殡葬业察觉到此事的进展,很快就对我展开了全力讨伐。他们的视野中陡然出现了一道

新的威胁：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威胁。该行业各大刊物的头版头条开始出现：杰西卡·米特福德谋划出版反殡葬书籍，米特福德末日逼近！

当《殡葬管理》开始简单地以杰西卡称呼我时，我觉得自己达到了知名度的特别巅峰，一如莎莎、杰基或艾德莱，单凭一个名字就足以表明我的身份。我贪婪地玩味他们送给我的斥责语：“臭名昭著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可怕的坏人”，“惹是生非的家伙”。

在一篇赫然标着《谁怕这本又厚又坏的书？》的文章里，《殡葬管理》的编辑说，没有人会害怕，因为与“本行业”有关的书籍从来都销路不好。他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父亲曾经就殡葬服务写过一本书，尽管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布了广告，但也只卖出了300本。

我和丈夫鲍勃做好了接受他这个预估的打算，除了唯一神教派教徒、殡葬协会会员，以及殡葬改革的其他支持者这一相对渺小的群体，我们没指望有多少其他的读者。鲍勃·戈特利布不这么想。书还有几个月才出版，他打来电话，说首印数是7500册。几天后，他告诉我们，首印数增加到15000册。随即他又打来电话：首印数将确定为20000册。我觉得这多少有些令人担心。“你就不怕我们落得‘余数有待观察’的结局？”我问道。我原本无须担心。1963年8月，图书出版的那一天，库存售罄，首印数全部卖出。

反响完全出人意料。令我相当开心的是，书评人非但毫不吝啬地持续大加赞扬，而且领会了那个“玩笑”。于是，《纽约时报》写道：“一部相当睿智且记录详实的曝光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奇